

完结本
+ 独家番外

桩桩

著
zhuang zhuang's
work

得一心人，
经年不离【上】

一思成仙

“百变故事女王”桩桩修仙文代表作

2017年热播影视剧《易轻尘》原著小说

我想陪着你化神飞仙……万万年太漫长，
我怕你一个人太孤单。

版权所有：海宁好看影视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桩桩

著
zhung zhuang's
work

一 忠 成 仁

【上】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怒成仙/桩桩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0-4674-9

I. ①—… II. ①桩…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351号

责任编辑:卢媛媛

一怒成仙

YI NU CHENG XIAN

桩桩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82004826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转8597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转8101/8029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字 数: 795千字

ISBN 978-7-5130-4674-9

网 址: <http://www.ipph.cn>

<http://www.laichushu.com>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31964590@qq.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3279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44.5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全二册)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药圃小婢	7
第二章 烈阳花	15
第三章 重入宗门	23
第四章 相逢即有缘	36
第五章 神秘丹师	42
第六章 经脉打通	52
第七章 琉璃鱼	68
第八章 真传弟子	84
第九章 年终大比	95
第十章 重逢	101
第十一章 师尊和师父	112
第十二章 拍卖大会	118
第十三章 丹药之争	133
第十四章 秘境显迹	144
第十五章 万兽门弟子	156
第十六章 刑天兽	179
第十七章 不死雷劫心	191
第十八章 丹宗掌教	207
第十九章 天地熔炉	223
第二十章 魔门少主	241
第二十一章 本命玉牌	257
第二十二章 潜入囚龙阵	270
第二十三章 成道成魔	290

第二十四章	若水陨落	305
第二十五章	宗门出逃	320
第二十六章	妙手云	329
第二十七章	临时小镇	342
第二十八章	神识之战	354
第二十九章	宗门隐老	370
第三十章	真假刀疤	385
第三十一章	烛龙地宫	397
第三十二章	仙剑峡谷	412
第三十三章	化形丹	424
第三十四章	把我忘了吧	438
第三十五章	土性小龟	453
第三十六章	故人重归	465
第三十七章	烛龙进补	480
第三十八章	禁制业火	492
第三十九章	剑灵	506
第四十章	魔门飞升	520
第四十一章	万剑穿心	533
第四十二章	烛龙为虐	552
第四十三章	化神飞仙	572
第四十四章	神将暮紫	586
第四十五章	剑灵反噬	597
第四十六章	青丘城重逢	611
第四十七章	闭关一年	622
第四十八章	神君之战	633
第四十九章	精灵族长	642
第五十章	裂痕难修	659
第五十一章	幻境	669
第五十二章	情坚	685
番外一	清枫依旧	699
番外二	花落水无声	702

楔子

深秋时节。

青目山脉天穹峰后山红叶谷中，千百年生长的高大枫树被霜染透，枫红如火。山谷像一片彤云飘浮在山中。谷底一孔灵泉汨汨流淌。灵气氤氲升腾，流云般漫过苍翠的山石。灵泉旁边建着几间精巧的竹舍。红叶如火，灵雾缥缈，竹屋清雅。正值夕阳落下，橘色的光填满了整座红叶谷，景美如画。

一抹白色的身影轻灵地飞进了山谷。易轻尘收敛着气息，熟稔地绕过谷中布下的阵法，悄无声息地靠近了竹屋。她和韩修文双修时，师尊将这座红叶谷拨给了他们。她知道，韩修文这几日一定在竹屋等着自己。

她摸了摸指上的储物戒指。里面放着只玉匣，装着她才从北漠极寒之地采得的一株寒晶兰。寒晶兰生长在北漠最冷的冰层里，万载寒气所化，吸食到足够的天地灵气才会开花。用寒晶兰为主药炼成的护魂丹，哪怕肉身消亡，元婴被灭，也能护得魂魄不散，是元婴修士最好的护身丹药。她采了十年坚冰，深入千里冰层之下，觅得一朵蓓蕾，又守护润养二十年，终于等到花开。

她打算送给韩修文当生辰礼。

她服了敛息丹，刻意将修为压制到金丹期。想着韩修文知道自己结婴成功时的惊喜表情，易轻尘忍不住扬起了笑容。

竹屋里，韩修文一袭浅蓝色青衫，盘膝坐在案几前。灵雾在他身边徘徊，他的面容仿佛被水浸润的玉石，莹莹生光。韩修文年少时常使的法宝是一枝带着竹叶的青竹。青竹如玉，叶似红翡。少年修士出身名门，性情温和，面容俊美，身法飘逸，轻而易举就博得了“苍澜竹公子”的雅号。修仙之人，肌肤骨骼被灵力洗涤之后，容貌比俗世的普通人更为灵秀。修士在结丹之后，面容的衰老就变得极其缓慢。修为进阶至元婴，面容不但不会再衰老下去，甚至还会显得更年轻一些。韩修文三十岁结丹，一百零二岁进阶元婴。如今一百九十九岁，他现在的容貌和他结丹时并无太多变化。随着修为增长，眉宇间少了些青涩，更增添了几分出尘之意，苍

澜大陆爱慕他的女修不减反增。一百五十岁时，他的修为就达到了元婴初期九层大圆满，刷新了苍澜大陆元婴修士的修炼纪录。

元道宗上任掌门，两人的师父若水道君已有六百七十岁。元婴修士的寿元是八百岁，如果不能进阶化神，寿元耗尽就会陨落。若水道君寿元不多，在两年前闭了死关。宗门里另外四位元婴长老中年纪最小的清风道君也有四百岁了。对修仙道之人来说，时间如同指尖沙，三四百年不经意就从指缝中漏完了，长老们不得不抓紧时间闭关修行。元道宗的掌教一职便传给了最年轻的韩修文。

苍澜大陆修仙门派数以万计，尤以三宗四门为首。七大门派中收徒最少的丹宗都有上万弟子。元道宗在七门派中的势力能排上前三。韩修文是三宗四门里最年轻的掌教道君。为了在十万弟子面前显露威严，韩修文刻意留起了几缕长髯。

从他留长髯起，易轻尘在众人面前便不再与他比肩齐行。她的丈夫是元道宗的掌教道君，她知晓他的心意，自然而然地要予他尊重。

结成金丹之后两人举行了双修大典。苍澜竹公子与天才玉女结缡，成为那一年苍澜大陆最引人瞩目的盛事。结缡七十年，韩修文结婴成功。又五十年，他元婴初期大圆满，成为数万弟子敬仰的掌教道君。比韩修文更早结丹，二十岁就成为金丹真人的易轻尘仍滞留在金丹期，泯然众人矣。

之后，天才的光辉只落在了韩修文身上。

没有人知道，为了韩修文的天才名号，易轻尘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韩修文外出历练，易轻尘随行守护。韩修文闭关修行，易轻尘仍在外奔波。他感叹一声：“若是有一枚玲珑冰清果，结婴时就能少三成被心魔所困的概率。”哪怕她在外十年才回青目山，易轻尘二话不说就飞至沧浪海。她花了八年才寻得玲珑冰清果的踪迹，结果遇到一头已能化形的水天蛟。商谈无果，易轻尘用尽了法宝，杀死了水天蛟，夺走了它守护的玲珑冰清果，飞奔着回山送给韩修文。

韩修文接任掌教二十年，正值一百六十九岁生辰。各门派遣人齐聚元道宗道贺，唯独玉清门的人迟迟不见踪影。没过几日，消息传来。玉清门石墨道君在前往元道宗的路上遇到魔门高手劫寿礼，两人大战一场，石墨道君元婴被灭，魂魄化为飞烟。三宗四门为之震惊。韩修文无限感慨：“石墨道君若有一枚护魂丹在手，又何至于魂飞魄散。”道门与魔门在黑魔山脉各出高手比试十场。从此立下界石，井水不犯河水。易轻尘没有参加。她第二天便悄悄离山，远赴北漠寻找寒晶兰。道门与魔门的地盘谁多谁少都与她无关，她眼里只有韩修文。

一百多年里，诸如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易轻尘甘之如饴。

三十年分离对修仙者来说，一晃而过。对易轻尘来说，却如俗世普通人一样，觉得极为漫长。此时，她站在竹屋门口痴痴地看着韩修文。日夜兼程奔波万里的疲倦又一次被她遗忘了，只觉得能看到他在眼前，就足够了。

韩修文看着面前的玉瓶，手指轻轻叩着檀木长案。玉瓶里装着新炼出的一枚丹药，他炼了三年。

不知不觉间，她忘记了收敛气息。韩修文眉心一动，抬起头来看到了她，微笑着站了起来，“轻尘！你回来了！”

易轻尘飞奔过去，扑进了他的怀里，幸福地笑，“吓着你没？”

韩修文低下头看着她，摇头叹息：“又偷偷溜回来，宗门里谁都不知道是吧？”

“想给你个惊喜嘛！”易轻尘呼吸着他身上的青草气息，把脸靠在他胸口蹭了蹭，“我怕错过你生辰……后天咱俩一起出现在你的寿宴上，不就都知道了嘛。”

韩修文扶起她的脸，狠狠地亲了下去。嘴里突然一凉，满口芬芳。她愣了愣，唇被他堵着。易轻尘看到韩修文眼里的笑意，顺从地咽下了那枚丸药。

“我收集了十来年药材，炼制了三年，终于成功炼出了定颜丹。轻尘，纵然你没结成元婴，我也要让你留住现在的美丽。”韩修文抱起她放在榻上。

“我……”易轻尘想告诉他，守候寒晶兰花开时，北漠空寂，竟让她意外感悟，一举突破，凝结元婴成功。她掩藏修为，不过是想给他惊喜。

韩修文掩住了她的嘴，没让她说下去。

也罢，这总是他的心意。易轻尘咽下了未说完的话，明日再告诉他也不迟。她柔顺地任他采撷，谁让这次他们又分开了三十年呢。

一百多年来，每一次分离再聚，都宛如新婚时。

不，这一次，不同。

浑身的精气飞速地从身体里流失，丹田被压榨得干涸，刀绞般疼痛。易轻尘蹙紧了眉，因为剧痛从半昏迷中清醒过来。长年习惯，她极自然地运行真气察看丹田。然而一瞬间，她确定自己的修为全没了。易轻尘大惊，彻底惊醒了，“师兄！”

连声音都是有气无力。

韩修文盘膝坐着运功，听到她开口，睁开了双眼，淡然说道：“醒了？原来你结成元婴了。我运气素来不错，吸走你全身修为，一举迈入元婴中期不说，境界还十分稳固。”

什么意思？易轻尘有些发懵。

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韩修文拂了拂衣襟，转过头笑了笑，“你不知道越是高阶的

炉鼎越大补吗？”

炉鼎？！

易轻尘被这两个字刺激得立时便要从床榻上跳起来，这时她才发现，身体酸软无力，一副散功的状态。双修结缡一百七十年，突然听到她最爱、最崇拜的人说，其实你是我的炉鼎。摘走上古遗址的定界灵果，触动天雷追着劈她，她也没现在这样惊惧。易轻尘想都没想，脱口问道：“你是谁？”

韩修文站起身张开了双手，宽大的袍袖轻轻飘荡。他戏谑地说道：“你让元道宗其他五位结婴长老来看，他们还是会说，我是掌教修文道君。”

“不！你不是他，不是！他不会……这样待我。”易轻尘用尽全部力气低吼道。

韩修文淡淡说道：“念在这百来年的情分，我本不会这样对你。可惜，我已结婴，你却仍停滞在结丹修为。你瞧瞧你现在的模样，你还配得上我吗？”

易轻尘气得浑身发抖：“我，我配不上你？我们求的是成仙大道，红粉转眼骷髅，你竟如此看重皮相！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何至于耽搁百年才得以结婴？”

如果她早结婴，她的容颜又怎会老去？

韩修文冷笑，“如果不是你少有天才之名，能助我修炼，我何必与你双修？我元婴初期大圆满快五十年了，始终不能突破元婴中期的屏障。你既然肯把各种修炼资源奉送给我，做一回我的炉鼎，助我突破又有何妨？”

一句话让易轻尘眼前飘过一百多年岁月。

原来，如此！她傻了一百七十年，如今终于知道真相！易轻尘紧紧按住了胸口，恨不得破肉取心，狠狠地将它撕成碎片。她怎么就爱了这个男人这么多年！

她眼里落泪如珠，哽咽着低语：“人人都说元道宗轻尘真人好福气，能得到苍澜竹公子倾心相爱。那时，宗门师姐妹都羡慕我，说千年来苍澜大陆都没有见过如此相配的双修伴侣。原来你求师父并向我提亲，不过是因为我天分比你高，结丹比你早，把我当成你的炉鼎，你的傀儡，帮你提升修为罢了。那日我意外感悟，终于结成元婴……”

在为他守候寒晶兰时，她结婴成功。她觉得是天意。上天都被她的心意打动，赐她机缘。如今才知晓，一百七十年的深情，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那又如何？”韩修文讥诮地截断了她的话，“苍澜大陆五千年都没有一个修士进阶化神飞升至上仙界了。到了元婴期，每一层进阶都艰难无比，普通的天材异宝根本没用。能帮助元婴修士提升修为的异宝，恐怕第一个冲过去抢夺的就是师尊。你纵然结成元婴，又有什么用？”

能被他吸尽灵力修为，帮他突破元婴中期的屏障，便是他最后能用得到她的地方了。如今，她没用了。她，易轻尘，也该死了。

易轻尘凄然笑了起来。

一百九十岁了。没了修为，她会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由中年美妇变成鸡皮骷髅。

她打了个寒战，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撑在床榻上的手，依然柔嫩白皙。

“呵呵，定颜丹。”她想起了他喂给她的那枚丹药。

韩修文轻飘飘地说道：“你服用了此丹才会让我采补顺利。当然，它也有定颜的功效。好歹咱俩相处了一百多年，我可不愿你死时的模样让我恶心。”

易轻尘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她望着他，一字字说道：“忘恩负义，残害同门，你就不怕道心种魔吗？”

“心魔？”韩修文不屑地笑，“六百年后，我若无机会修炼至元婴后期大圆满，进阶化神，便只有陨落的下场。心魔与我何干？”

一个连心魔都不放在心上的人，他已经没救了。易轻尘咬牙说道：“天理昭昭，师尊……一定会查出真相，替我报仇！”

“轻尘！”韩修文一声叹息，像看个傻子似的望着她，“你自己告诉我的，宗门里无人知晓你回来。除了我，你又没有别的朋友，谁知道你回到了青目山，又有谁知道你死在这里？”他手掌一翻，掌心里握着她留在宗门的本命玉牌。

修士外出历练，留在本命玉牌上的神识消散，宗门便会知道修士陨落的消息。他是掌教道君，偷换她的本命玉牌又有何难？

易轻尘如被狠狠敲了一闷棍。泪淌得更急。不甘，悔恨，愤怒……种种情绪在她眼里翻滚。为了韩修文四处奔波，自己还要修炼，她哪里有时间结交同门和外宗修士。除了师尊和韩修文，她修炼一百多年，竟无别的亲近之人。她一心想给他惊喜，无人知晓她从北漠赶回，如今却成了自己的催命符。

“哈哈哈哈！”易轻尘疯狂地大笑。她笑她一百多年的痴傻。她笑她不远万里赶回，赶赴的却是自己的死期。她狠狠地一咬舌尖。鲜血喷出。一个透明的元神从她头顶窜出，像吹胀的球体越来越大。

“元神自爆！”韩修文脸色一变，指间光华闪烁，一层幽蓝的护罩降下，将自己挡得严严实实，人朝着屋外弹射而去。

修士哪怕失去了最后的战斗力，还能施展最后一招——爆体。一息之内，能瞬间恢复至巅峰修为；十息之内，身体元神魂魄会爆炸，化为灰烟。没了肉身，留得魂魄，还能投胎转世为人。修士轻易不会自爆。元婴修士爆体产生的力量足以把一

座山峰夷为平地。面对元神出窍自爆，纵然是元婴修士，也难免会受伤。

易轻尘取出了那朵寒晶兰。掌心如捧着一团白雾，雾中浅绿色的花朵隐现。原是送给他的生辰礼，如今却成了护她魂魄的救命草。她毫不犹豫吞进了腹中，对外厉声喝道：“韩修文！你让我死得明白，我却盼着你，千万别死得太早了！”

轰的一声，易轻尘的身体和元神化为一团凌厉的气息，向四周炸开。竹屋瞬间化为乌有。谷中的防护大阵立时被击破，红叶谷的枫树林被连根拔起，火红的树叶如雨飘落。韩修文的护罩化为片片冰晶碎裂。他一掌拍向袭来的劲气。强大的力量和他的掌力相碰，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韩修文双手衣袖立时被击得粉碎，喉间一甜，被他硬生生咽下。

来得快，也去得快。瞬间，这股力量就释放得干干净净。

天空中数十条人影朝着山谷飞来。显然红叶谷的巨响声惊动了元道宗的修士们。如果他现在盘膝疗伤，伤势会好得更快。如今，他却不能。视修为为生命的韩修文恨恨地骂道：“易轻尘，你该死！”他飞快地从储物戒指里取了一套衣裳换过，静静地浮在半空。

众人瞬间就到了山谷。瞧着眼前的情景和好整以暇的掌教道君，禁不住面面相觑。被响声惊得破关而出的清风长老清了清喉咙，问出了众人的疑问：“修文道君，出什么事了？”

韩修文轻叹：“一时高兴试了试修为，没想到惊动了各位长老和各峰真人。”

清风长老已是元婴中期六层，神识扫过，吃惊不已，“你突破中期了！”

韩修文微笑晗首。

掌教道君一百九十九岁就突破了元婴中期！以这速度修炼下去，韩修文将成为五千年来苍澜大陆最有希望进阶化神的修士！

惊是惊了，更多的却是喜。想到后日生辰宴上各派的惊羨，众人都觉得脸上生光，齐声向韩修文贺喜。

没有人注意到，一点白光裹住透明的魂魄正悠悠飘出山谷。

第一章 药圃小婢

“哎哟！”肖怜儿疼得脸缩成了一团，手下意识地去扒拉扭她耳朵的耿大娘，结果换来狠狠的一巴掌。她眼前一黑，半天脸疼得没了知觉似的。

“再让老娘瞧着你去偷小姐的花草，老娘非剁了你的手指头！”耿大娘踹完她恶狠狠地骂道。

深入骨髓的骄傲让肖怜儿忍不住开口替自己辩解：“我没偷！是大小姐院里扔掉不要的，我瞧着好看才去捡……”

话音未落，头发猛地被揪起，人被拎了起来。她被迫仰起了头，未说完的话梗在了喉间。耿大娘的脸在肖怜儿眼前放大，涂了鲜红胭脂的嘴开合着，露出整齐的一口好牙，像一只剑齿虎，凶狠而强壮，“就算是小姐扔掉的，你这下贱奴婢也不配拿！”说着又推搡了肖怜儿一把，“去把水缸补满水才准吃饭！”

肖怜儿踉跄着往前扑了几步才站稳，忍着痛走到墙边去提水桶。

提着水，一次次往来水井和水缸。肖怜儿不经意地抬头。远处云雾缭绕，一线青山如黛。她的眼眸顿时变得幽暗。

八年前，易轻尘的魂魄飘到了青目山山脚下的肖家庄。被吸尽了修为，又受元神自爆的冲击，她的魂魄太过虚弱。飘到肖家庄时，她的魂魄已经虚弱得快要消散了。飘雪的冬季，有人扔了个女婴在河边，那女婴不到一个时辰便冻死了。易轻尘没有别的办法，能让她意外遇到一个刚断气的女婴已经是上天对她的怜悯。她没有多想，用尽最后的魂力飘进了女婴体内。天明时分，肖家庄一个厨娘捡到了她。怜她被人遗弃，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怜儿。过了几年，好心的厨娘病死了。肖怜儿作为肖家庄的家生奴婢，成了厨房打杂的小丫头。

八年一晃而过。对苍澜大陆的修士们来说，不过闭一次关而已。在肖怜儿眼里，每一天都是在地狱里煎熬。

魂魄入体后，寒晶兰剩余的药力融解在婴儿小小的身体里。哪怕只是未能消散

的剩余药力，也不是俗世凡人能承受的。肖怜儿的经脉像是被冻住的晶体，连丹田都被一层结晶状的药力封闭了。

拥有强大的神识，能感知空气中稀薄的灵气，却无法引气入体，不能修炼。对修士来说，这是最不能接受的命运。她的魂魄已经和这具俗世凡体融合在一起，无法离开身躯。死亡，就意味着魂魄湮灭。

如果还能轮回转世，她将失去现在所有的记忆。那样，未尝不是种解脱。

去求下一世的重生，做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吗？如果还能修炼，也许某一天还会机缘巧合进元道宗拜师，和所有的弟子一样，崇拜敬仰着修为高深的掌教道君韩修文。

不，那不是解脱，是生生世世的折磨。

再辛苦，再艰难，她也要活下去，消融体内的药力，重新修炼。

肖怜儿前世修到元婴，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外出历练，替韩修文寻找提升修为的天材异宝。因为要寻宝，她对各种灵草的药性甚是了解。好在寒晶兰的药力所剩无几。肖怜儿寻思着，如果服用火属性的低阶灵草，假以时日，也许自己能消除体内的药性。她翻找着记忆中那些凡人身躯能承受的低阶火属性草药。

烈阳花呈荷包状，有婴儿拳头大，呈现非常艳丽的鲜红色。一年四季，只要有阳光就能开花。烈阳花的花朵含有极微弱的火性元素。缝制低阶法袍的线浸泡过烈阳花磨成的花浆，可以使法袍的御寒效果更好。

像烈阳花这类的火性低阶药草还有很多种，一块下品灵石能换一麻袋。

肖家庄在青阳城外。元道宗的数万外门弟子都爱到青阳城买货易物，城里各种经营药草丹药和仙器、符宝、妖兽、灵宠的店铺鳞次栉比。久而久之，青阳城变得异常繁华。每月十五，青阳城里还会举办大型交易拍卖会，规模在苍澜大陆能排进前十。

具备灵气的东西，都需要用灵石购买，或以物易物。千两银子在修士们眼中也不如一块下品灵石。肖怜儿六岁起在厨房打杂，包吃包住月钱三十文，两年攒下的钱串在一起连一两银子都换不到。再低阶的草药，她也没钱买。低阶草药青目山里多的是，但她年底才满八岁，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恐怕还没采到药草，就被妖兽吃了。

就在肖怜儿愁得都快绝望的时候，运气终于向她招了招小手。

今年大小姐肖明依在药圃里种了一垄烈阳花。

肖家庄是俗世中的修仙小家族，因依附元道宗生存，族里子弟只要有修仙资质，元道宗都会大方地收入宗门。大小姐肖明依和肖怜儿同年出生。她是春天的生日，已经满了八岁，有了炼气三层的修为。夫人舍不得她离开，哭着求庄主把肖明

依留到十岁。灵石对俗世修仙小家族来说，太过珍贵。肖明依在家修炼，灵气丹药都不足，她只好在院子开了亩药圃，种植修炼所需的灵草。她种烈阳花，是为了采来插瓶。无意中发现肖明依院子里扔出的垃圾里有蔫掉的烈阳花，肖怜儿大喜过望，趁人不注意悄悄地拾了回来。

五朵烈阳花服下之后，生出的火元素在她体内形成一股暖烘烘的气团。肖怜儿用神识引导着这团火元素在丹田上方游走。

寒晶兰的药力结晶散发出淡淡的寒气，渐渐地将火元素消融为无形。当最后一丝火元素消失之后，肖怜儿发现封闭丹田的药力结晶层被融化掉浅浅的一层。平滑的结晶层凹陷的地方有核桃大小，这意味着，只要她服用足够的含火元素的草药，堵塞经脉封闭丹田的药力结晶就会渐渐消融。

眼泪不由自主倾泻了一脸。她看到了希望。

她每天都悄悄溜出厨房去捡肖明依院里扔出来的烈阳花。封闭丹田的结晶层一点点地变薄。这一次，当她像宝贝似的从垃圾里捡出五朵烈阳花时，被耿大娘捉了个正着。没有力量，只能任人欺负啊。

肖怜儿望着柴房漆黑的屋顶默默地想，有耿大娘盯着，靠捡食烈阳花显然不行了。最好的办法是去大小姐肖明依身边伺候，取得肖明依的信任，两年后跟她一起进元道宗。从前年纪太小，庄主和夫人不可能让她到肖明依身边侍候，到了冬天，她就八岁了，是时候想办法了。

一夜过后，碎玉般的雪铺满了山丘原野。远处的青目山也下了好大一场雪。白雪覆盖的山峰与云雾搅和在一起，分不出哪是天空哪是山。像一块带进了澡堂的镜子，模糊不清。寒风呼啸卷过，像用手指擦去了一块水汽，露出一抹青绿。那是元道宗所在的天穹峰，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肖怜儿翘了翘嘴，随意往身边踢了一脚。晶莹的白雪簌簌落下，露出枯干的衰草。风吹过，枯草的叶茎深处，有一点未能被寒风染黄的苍绿。

“辛苦隐忍，来年又会抽出新叶。”肖怜儿凝视良久，若有所思。她蹲下身，指尖拂过那点绿意，喃喃说道，“你是在告诉我，哪怕置身死地，都会有一线生机是吧？”

草叶无声晃动。

“好吧，哪怕只有一线生机，我也赌了。”她低下头，快速地在溪水中淘洗着肉菜。竹篮里的长耳獾兔被溪水洗濯后，肉质粉红，嫩得像个水萝卜。旁边放着一把翠生生的小葱香菜，瞧着就极有食欲。

“你就是我的生机。”肖怜儿戳了戳粉嫩有弹性的兔肉，稚嫩的小脸上露出了笑容。她用力拎起竹篮，快步走回了厨房。

过新年，庄主也大方了一回。他花了一块灵石购买修炼材料，顺便还换了一只长耳獾兔回来。这种一阶妖兽到了冬季皮毛丰盈，脂肪厚实。炖煮成汤，汤鲜肉嫩。

元道宗十万弟子，外门弟子占了八成。据肖怜儿所知，外门炼气初期的弟子每个月只能领一块下品灵石。要想多赚贡献点和灵石换取修炼材料，只能做宗门任务，或自行进山采药杀妖兽。遇到长耳獾兔一般会捉来市集卖掉，换一两颗一阶的下品养气丹或者符纸朱砂。店铺收购之后，剥掉毛皮，采集兔毛制符笔，肉就卖给修仙家族和酒楼。妖兽等级再低，肉里也含有淡淡的灵气。普通人吃了能强身健体，修仙之人吃了，能吸取肉里的灵气修炼。

兔子是庄主特意买来炖给大小姐食用的。大小姐的饭菜耿大娘从不让别人碰，这次也不例外。肖怜儿心情愉快地看着耿大娘把兔肉和小葱香菜放进砂锅里，坐在角落里更加卖力地削萝卜皮。

她悄悄捡走了长耳獾兔的肝，捣成浆汁混在了水里，再将兔肉和调味的茴香草、香葱浸泡了两刻钟，这才冲洗干净交给了耿大娘。肖明依只要吃下兔肉羹，她的皮肤就会长出一粒粒红痘痘，热辣辣的痛。

前世年纪尚幼，她还是贪玩贪吃的年纪，常和同门去捉这种兔子吃。有一回，一个小师弟决定学着做叫花兔子。他没有洗剥干净，和着兔肝一起烧来吃了。结果不到一刻钟所有人全身都长满了红痘痘，用什么丹药膏药都不管用，又痛又怕，吓得直哭。管理外门弟子的师叔又好气又好笑，采了把野山芹煮了锅热水。泡了澡，满身的红疙瘩就消退了。

想要在大小姐面前露脸，得到赏识调进大小姐的院子伺候，肖怜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身犯险，设计才八岁的肖明依。

耿大娘亲自装了兔肉羹，将食盒递给肖明依的大丫头水心。没过多久，内院传来刺耳的尖叫声和哭闹声。肖怜儿提着水桶将水倒进水缸，手都没抖一下。不到片刻工夫，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庄主带着一大群人冲进了厨房院子。

肖明依的大丫头水心两眼通红，指着耿大娘叫道：“就是她！她还告诉我兔肉羹是她亲手做的，没敢让别人沾手！”

“把那个刁妇给我绑了！”庄主阴沉着脸，指着耿大娘厉声喝道。

两名身材高大的家仆抖开粗麻绳套在了耿大娘脖子上，利索地将她绑了起来，压着跪在了地上。

“奴婢冤枉啊！奴婢对大小姐忠心耿耿……”耿大娘这才反应过来，扯开喉咙嚎哭了起来。水心冲了过去，朝着耿大娘狠狠地甩了一巴掌骂道：“今天大小姐吃了你做的兔肉羹就不对劲了。你这个老刁奴还敢叫屈！”

耿大娘一呆，大声哭喊道：“大小姐的吃食都是奴婢亲手做的。奴婢想害大小姐，也不会在今天这一顿饭食上。庄主！兔肉是王婆子打理干净后交到奴婢手上的，厨房里不止奴婢一个人碰过兔肉啊！兔肉羹是水心姑娘你亲自端走的呀！”

水心吓得往地上一跪，“庄主！奴婢绝对不敢对大小姐下毒！”

庄主指着众人喝道：“厨房里今日碰过兔肉的都滚出来！”

肖怜儿跟在王婆子身后扑通跪在了地上，颤声说道：“奴婢洗过兔肉，奴婢不敢害大小姐！”她只有七八岁年纪，穿着件宽大的青灰色棉袄，松散的小髻髻上还粘着半截稻草，脖子纤细，像是一手就能握住轻易掐断。

庄主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盯着王婆子。王婆子磕头如捣蒜，“奴婢在肖家庄为厨二十年，洗剥的野味鸡鸭鹅兔不知有多少，奴婢怎么会去害大小姐？！”

庄主伸手一探，拿出一条乌黑的长鞭，鞭身隐隐浮着一层红光。他炼气八层，曾是元道宗的外门弟子。乌鞭里炼进去一只两阶小火兽的兽魂，真气驱使下，鞭上的兽火就会喷涌而出。凡人的身躯挨上一鞭，立时就会被烧成灰烬。

耿大娘和王婆子吓得抖若筛糠。一滩水迹从耿婆子裙底慢慢沁了出来，竟是吓得失禁了。肖怜儿蜷缩成了一团，咬紧了牙关。

庄主冷笑一声，也不用真气，轻轻一抖，长鞭从三人背上掠过。

肖怜儿尖叫一声就没了动静。耿大娘和王婆子发出阵阵惨叫声。三人背后的袄衣如被烧焦，留下了黑色的鞭痕。院子里的众人见到仙家手段，个个噤若寒蝉。

耿大娘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强忍着疼痛，嘴里不停地喊冤：“庄主！奴婢没有害大小姐啊！不是奴婢做的！”

睚理说，这两个在肖家庄做了几十年的老厨娘没理由害肖明依，那个小丫头瞧着也不是下毒的人。难道有修士想对肖家庄动手？庄主眉心结成了一个大疙瘩，冷冷说道：“敢害我的女儿，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等我查出来，我会将他挫骨扬灰！”

他扫了眼吓得瑟瑟发抖的众人，收了长鞭，哼了声，转身去看女儿。

水心的背心被冷汗浸透。她看到三人的惨状，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庄主没有赏自己鞭子，定是看在大小姐的面上。这时候，她更需要去伺候好大小姐。她飞快地爬起来，追着庄主去了。

耿大娘和王婆子被扶了起来。有人拉住了肖怜儿的胳膊，耿大娘一声怒喝：“管

那贱蹄子做什么？她死了正好去地府伺候她早死的娘！”

所有人都知道耿大娘嫉恨着收养肖怜儿的厨娘，才会视肖怜儿如眼中钉。在厨房一霸和弱小的打杂丫头之间，做出选择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想扶肖怜儿起来的人松开了手，叹息着离开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干完活的下人们都躲进了屋子里。窗缝透出的微弱灯光下，大雪簌簌落下，渐渐填平了庄主鞭子抽出来的深沟。

厨房封了火，院子里安静得只有风声。地面上一处隆起的雪堆轻轻动了动。

肖怜儿慢吞吞地站起，漠然看了眼远处那排紧闭房门后的点点灯光。她把手伸进臃肿的棉袄，从胸口和背心取出了包着棉布的木板。纵是如此，后背仍阵阵灼痛。

修仙界的俗世中人命贱不如狗。不能修炼，这一世的她和耿大娘王婆子一样，只是一个任人打杀的奴婢。那一鞭岂是个几岁的孩子能承受的，虽不死亦会重伤。幸亏她有所准备，穿上了所有的衣裳。否则没被打死，也会被冻死在这里。

肖明依是庄主的三个女儿中，修仙资质最好的一个。她八岁就达到了炼气三层，进了元道宗，前途无量。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了肖家庄的未来，最迟明天，庄主就会去元道宗求援。

肖怜儿不能把机会砸在自己手里。她好不容易等到厨房没眼睛盯着自己，搓了搓快要冻僵的手，走向了肖明依的院子。

问题肯定出在今天的兔肉羹上。

肖明依吃了之后，兔肉羹生出的灵气让她浑身暖烘烘的，极为舒服。她不想浪费，盘膝打坐打算吸收灵气修炼。没过多久她身上开始发痒，一颗颗红疙瘩以眼见的速度长出来，吓得她尖叫起来。再看看镜子里自己长满红疙瘩的脸，肖明依毕竟才八岁，恐惧地扯开嗓门哭开了。

镇上的大夫如水般进了肖家庄，各种药汤如水般进了肖明依的肚子，根本没有用。庄主夫人眼睛哭成了红桃儿，求庄主去元道宗讨药，“明依食的是低阶妖兽的肉，此毒非仙家灵丹不能治。”

庄主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丹药稀缺昂贵，只能花灵石购买。家里一共才三十块下品灵石，还攒着给明依两年后进元道宗花用。再看看吧，明日如果她还无好转，我便去宗门求助。”

这时，水心低声禀道：“庄主，厨房那个洗菜的小丫头来了，她说她有办法治好大小姐。”